

歲去以比李西臺建中其萬孝多親出於天資然亦家法所漸有自來矣府君早失怙恃昆弟敦睦敬上撫下家庭雍。匹故饒財其第年少好遊數欲析產府君弗忍能奪辭所分又不得因受臨津田數百畝陰畀族人佃之終不取也及官陽信買渤海田占于郡籍而躬未嘗一到其歲租亦以贍族人以墳墓所在密里惟稱東光府君性莊重寡言望之若有標致而即之長溫訓于極岩或勉以一子蓋少緹之即荅曰政以一子故不可不尔耳其亾也子終十

齡夫人之季弟孝若从行在旁伯氏得赴自蔣陵走五千里祇衡阳与孝若擁孤輿歸叢東光佛寺其孤莞寺然服哀寓外舍鄉人共哀之伯氏曰吾弟孝友不欺鬼神所鑒也止是而已也士大夫知者亦曰斯人著世德義其與未艾也熙寧四年丞相為御史謁告于朝自東光奉府君之柩自蔣陵廷大玉父母王父母以八月庚申同葬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太谷山之阳將陵故塋封植久矣比歲數有河患乃謀改卜三世同擴用甲寅壬穴山阳重窰水出辛穴地

合室典語堪與者咸曰刘氏其不亡矣初丞相自御  
史至中丞五經需恩累贈府君自尚書屯田員外郎  
至通議大夫夫人自福昌縣太君至潁川郡太君由  
執政泊元祐四年明堂恩兩贈處士君太子少保妣  
倪氏北海郡祁国夫人太推官太子少傅太傅妣李  
氏虢西郡崇国太夫人府君太子少師太師夫人潁  
川郡康国夫人又以宰相初保拜贈家士司空妣衛  
国推官司徒妣定国府君太尉夫人慶国七年以屏  
孝士郊恩贈推官太傅妣韓國府君太師夫人燕

三世塋墓以一品封域崇臺築門如令丞相屏本邦  
歲時展省以牢醴奉祀又得造浮屠于堂側勅号蔣  
陵寺曰崇先承慶頌城寺曰昭善崇報每歲興龙誕  
節得度淨人如例退崇顯赫極人臣之榮非獨稽古  
之力抑孝誠所感神之听 之信不虛矣府君歿世  
三十年而葬有故太常少卿任公粹為之狀故叅知  
政事元簡章公為誌葬之二十有三年又有令龙畜  
閭待制趙公君錫狀其逸事以告史氏于時丞相鎮  
天平之工年將勒銘神道假文于嘗僚某 与丞相

游从有素望府君為前達虽未嘗接近固亦講聞其  
德義矣然于伐閱盖有不知今考三公誌狀其所聞  
皆合故得詳述其本末以慰孝嗣追遠之志而系之  
以銘曰公侯之具有来自遠源流深長支實蕃衍武  
穆文昭不異者鮮盛德有後雖微必顯矣：刘宗肇  
于沛豐河間樂成漢魏再封世踰十八爰逮司空系  
冒蟬聯慶鍾在公：以孝士文科丙第資遠逢時儒  
雅飾吏婉婉通閑徊翔中秘德厚位卑光疏後裔有  
行有言鄉部称美不取中賞無占虛田胡見隱匿仁

寬宿愆人謂陰德其後信然英：冢嗣國之碩輔據  
鼎廟堂推麾帥路故國新邦使蕃寃數維孫暨曾稟  
承厥緒太谷之陽有封若堂坎康壬申三世之歲葬  
以士礼朱芾銀章祭則三公衮衣黼裳遺風餘烈有  
銘在穴耽：梵官哦：石闕拱木成林豐碑象碣於  
昭德音綿祀無絕

隴干姚將軍神道碑銘

皇城使雅州刺史姚君兕与其弟西上閣門使英州  
刺史麟既葬其先府君三十有五年矣会天子熙寧

十年冬十一月親郊肆赦推恩在庭得以追貢先世如故事于是列上府君前此所贈官加贈某衛大將軍制書始下伯仲相語曰著令三品得立碑墓左我我先人以忠義死于國事閔隗莫不稱其大節雖仕年凶閔不克終其內名焉而吾兄弟幸得承緒餘班朝列蒙國厚恩漏及泉壤者數四矣然而邨墓未表神道不名非所以旌功烈而崇孝思乃狀其伐閔馬銘史氏時予適與英州同使臨潢每接緒談必及先世因得詳其本末遂揭辭于螭石云將軍諱字某

少以武健稱其挽強中遠蓋有絕于人者故鄉里皆以硬弓目之羗戎與相遇輒惴慄不敢校景德元年曹武穆公諱守慎戎知其可任名與語曰若知六盤山西良田萬頃久陷虜疆若能以開拓歸中原則世為邊圉將不亦善乎于是發私財募五原子弟十餘人大城隗于遂闢其西境四十里築壘其旁土人謂之姚氏堡曹公嘉之為四寨民兵巡檢漸完使南牧隆涓河有旁聞于朝廷未推賞而卒閔隗之人咸謂功顯名晦必將有後繫衍之澤其在將軍：：好孝

知書長于騎射以翹勇繼父任前後降党苗生老破  
烟景帝雲等番部功刀居最守將連章存其材武  
仁宗皇帝呂對便屏擢左侍禁院千都巡檢時元昊  
負固西師連年不解將軍獨乘一障志期自效康定  
元年春賊欲由東沿以乘寇邊採近山居民將軍  
得其要領陰募死士至期伏隘路縱賊入境居民悉  
廷避他境賊所無得既歸伏藜鼓噪近擊斬馘首衆  
其獲生口志由不殺亦不自言功由是邊人嘆伏而  
謂有陰德前後大小三十餘戰皆為先登体被數十

創而勇氣不警親友或勉之云數以孤軍當賊鋒萬  
一失利餌敵何益異時遇寇宜稍居後展以奇謀破  
虜足以邀美利不失為良將也將軍以謂凡被監執  
銳者望敵聞聲便當奮擊何暇自營顧慮而以軀命  
為命守苟不負國家維死寇讎吾得其所矣定川之  
戰涇原副帥葛公懷敏與虜戰者十餘日官軍不利  
將軍同陷于賊朝廷惻傷優制贈某衛將軍厚恤其  
家官諸子弟者幾人是役也雖軍帥失律偏師不返  
而敵畧戎馬破盪區落蓋亦相當自是元昊勢益窘

矣未幾遂有納降之請則楮將死戰功不為薄焉吁  
古所謂名帥將者或建殊功或立奇節或自致富貴  
或不脫患禍蓋義之所在不以勝敗為重輕若將軍  
起疆陲捍邊圉不能俘戎首覆虜巢以成其宿志  
然躬身矢石卒死虜境頌其平日自誓之志是豈苟  
免以蹈不義者耶古人所謂援枹鼓立于軍門使百  
姓皆知勇為者其將軍之謂乎其後二子以才略相  
繼取責任七孫皆用戰多補官抑由忠義之訓貽謀  
來某卒如隴人之言云耳夫人同郡杜氏寔生三子

仲曰熙早卒兄麟孟李也累封壽安縣太君以熙寧  
八年二月終於秦州季子官舍其婦德家範具于涇  
原帥尤高閣直李士王公升才之誌焉將軍以慶  
曆二年冬十月二十二日歿于陣以明年閏九月某  
日葬于朝那中安堡隄絡川之北峴社夫人後亦合  
祔其壙銘曰

四叙殊時五方異土霜秋氣勁崆峒人武夏戎不庭  
王師濯淫有帥有士作我長城在 章聖世武穆作  
師殫廷拊明威肅遐裔帥之瓜牙姚出良家開斥王

境革戎為華 仁宗伐叛而平 血氣將軍從之 卒  
同死難我雖棄軍虜亦遁 奔帝念邊戍復許 稱藩人  
道所貴曰生與義 苟有在死復何愧 據狄惟雄 盡  
節惟忠 世亦有人 繼成顯庸 矯嗣子能濟其美 並  
收戰多偕取 崇士天子親郊 推恩在朝 再損郵典 賁  
彼泉蒿朝那故里 涇水之涘 邱坎在焉 迂者必止 隄  
人有言 姚為杜門 功名才武 父子昆弟 定以之 展衆  
懷忿 怨親視彼 仇方終期 盪殄請碑 道旁以警 諸羗  
忠義所激 人思奮揚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四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五

墓表

職方郎中沈君墓表

墓碣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墓誌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墓表

境革戎為華 仁宗伐叛而平 血氣將軍從之 卒  
同死難 我雖棄軍虜 亦遁奔帝 念邊戍復許 稱藩人  
道所貴 曰生與義 苟有在死復 何愧據狄 惟雄盡  
節惟忠 世亦有人 繼成顯庸 矯嗣子能濟 其美並  
收戰多 偕取崇士 天子親郊 推恩在朝 再損郵 典賁  
彼泉蒿 朝那故里 涇水之涘 邱坎在焉 迂者必止 隄  
人有言 姚為杜門 功名才武 父子昆弟 定以之 展衆  
懷忿怨 親視彼仇 方終期 盪殄請碑 道旁以警 諸羗  
忠義所激 人思奮揚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四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五

墓表

職方郎中沈君墓表

墓碣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墓誌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墓表



職方郎中沈君墓表

君諱衡字公持越州肖山人也其先世皆不仕至君之皇考始往依其外吏兄部郎王絲以孝而君又力志自奮遂中景祐元年進士甲科知台州臨海明州之鄞杭州之錢塘三縣事通判泉州坐法降監衢州清酒務以歲課有羨得便近官復通判維油婺三州代還主管北作坊充提舉司勾當公事自校書郎十  
近至尚書職方郎中衣五品服為開封府判官差提  
點成都府路刑獄未行改判刑部又改三司鹽鈔勾

院或杖黻遣由登聞檢院出知閩州陞對賜三品服到郡以疾得請提提奉洞杭州洞霄宮以熙寧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終於蘇州之居第享年六十八為人  
岩整守法尤精吏事始為臨海時年尚少縣境瀕海多聚盜攘羣不逞之徒時或殺傷良民奪其資貨君恚為究訪且知主名區處募少北千餘人一旦與度海以計禽之窮始得其寃抵法者百餘輩人自以不寃郡上其事時相才之進官躡一筭錢塘倚縣州郭生齒繁夥而版圖不治賦役常苦不均旧令憚于改

作君至為之非降戶等皆得其實人以為利泉有二  
商人負擔出而一人独过期不返其家意為先歸者  
所救得敝裘與荷檐之人適相類者即訴于縣其人  
不能自直遂誣服誠救之云弄其屍于溪側宮使人  
視之則腐敗不可識矣雖縣吏亦以謂真救人者乃  
送之州君省案摘其情曰豈夜半救人而能負重走  
百里且至城下乎且其人存亡未可知因揭于道以  
訪後行者數日果有人言嘗見之于他郡即召而歸  
之囚遂得釋一郡皆歎伏濰州有里人欲汙其兄者

其兄以它告日遇諸塗而毆之至于斃州將當其抵  
死君固爭不得遂請于朝果伏而釋之在婺日值二  
浙大水都水范師道奏君提奉蘇湖常秀水利事因  
言蒲漑浦可治以泄橫流都水是之方欲行其說會  
議論不同而止入朝典領尚方工作事器物皆厚利  
連中賞格遂自提奉司陞左省府所至吏憚其詳察  
不敢舞以事号祿办賤焉初君罷官錢塘至京師待  
次番官當得泉俸而吏受賕匿其籍君怀不平乃訴  
其事御史鞠實寘吏于治而君卒得泉州轉運使心

惡其以爭得官欲摺以事歲中起大獄案治纖毫不貸然皆無實狀乃坐以官兵送奉子為私犯遂謫去九十餘年不復官會庀丞相為油青安撫還言君油州治狀始得除過其後數奉詔推劾大獄能得人情隱伏未嘗有所緹舍以市恩朝議大以幹健許之其撫宗族厚好賙人之急油守卒賻護其家厚州人有遇毒將死親為刺臂和藥活之嘗推已財以與同產嫁外女之孤嫠者及其亡也家無餘歲曾祖鄴祖仁厚父僑以君登朝為大理評事致後仕贈尚書刑

部侍郎娶建陽章氏封某縣君子四人筠常州無錫縣主簿箋蘇州崑山縣主簿梓太廟齋郎善尚幼女五人太子中舍劉復秘書丞唐毅海州縣昫山縣尉范汝楫蔡州司戶叅軍程杭州節度掌書記程寬皆其壻也君出白屋無當世資籍結髮从士子游以文孝起家祿仕四十年官五品歷臺省刺藩部追賁其先君有子弟進士女皆从士人亦儒者之榮遇也又能勤刻自仕始終一致不為炎涼易操人或訛其深峭少恩而君自宋信采萬宅所謂強立不惧者歛

諸孤卜以元豐元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蘇州之吳  
縣某鄉某原前期與其壻劉復狀君之行事履歷將  
求誌于墓石于是次子箋以嘗為予从子壻自其家  
來杭請于予頌多事未暇次述及予还京師而君已  
葬矣箋又繼呈其請不已故為之書其說以表于墓  
云

### 墓碣

####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朝議大夫致仕新昌石君諱之牧字聖咨慶曆二年

進士予同年生也姿韻沈雅志操高遠幼無他好唯  
讀書是嗜未冠以鄉舉籍場屋間宿儒父兄行皆  
器重推先之二十七登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以  
便親就下補杭州新城尉移台州天台令自初任已  
有能名于時故相王荆公知鄞縣杖直陳公裒令仙  
右号江東三美宰滿歲用荐格改著作佐郎九迁至朝  
議此歲課者三遇皇祐明堂嘉祐治平元豐登極需  
恩者四見保甲括牧地有勞減年者再允知江寧鹽  
城雍邱三縣通判温湖舒建四州而江寧温湖以別

荐服喪避親不赴建安以親疾請試侍養不待滿罷  
去入朝為越王宮太學教授監在京麴院其監城雍  
邱越邱用近臣判存最後朝遜知温州所至治迺見  
紀初餘杭蕨十縣官部丁夫治浙江隄岸未几秋潮  
激鬪隄壞独新城所治無患太守方公偕嘉之為言  
于朝增廣天台縣孝梓鄉先生居師授之任以延俊  
造縣事間則親為講說遠近向慕負笈而至者若王  
景小余京方援伍原輩同時出鬻下後皆為聞人陳  
公嘗為文以紀其事先是邑有母告子不稟教令者

訊之無大故乃呼之前喻以子事父母之道丁寧訓  
教使急歸奉養後二十年行李過其境上母子泣拜  
馬首曰無狀子自蒙教戒感惕方遂為善良聞者  
以為近古循吏之政蓋城海寇驚撓鄉聚州使督追  
追捕符移押至初不為動徐料村杜义戶得勇悍敢  
前者千餘命軍校部勒教以兵仗寇聞鼠伏烏散熙  
年初頒常平蕪歛暨役人免募法州縣急于期會因  
致煩擾詔遣侯叔猷察訪至雍邱詢之父老咸曰編  
戶但知变法而不知变法之擾叔猷以聞朝廷方議

褒擢後使者以為推行未久而止然犹被保甲牧地  
之賞始沮永嘉病火政素急颶風至則燠焰綿亘姦  
人利救赫敷放吏怙不怪寢以成弊因奉行火保之  
令預為約束使知有犯聯坐一日火作親率部伍視  
畚揭縋垂之不恇力者收之餘恚競前俄頃而朴滅  
自是其弊遂單又惠州境近鹽禁益密黥隸相望  
而犯者不少哀止歲課虧損責及郡官于是為設方  
畧急監臨而寬捕吏限以煮海之數每亭灶啓閉牢  
益出納須監官與捕吏親臨錄而不入私門賈販既

無所得不數月刑省而課羨州郭有通衢名五馬闕  
塞不通人行以矣問吏屬則曰俗傳闕之利奉予而  
不利長人乃詆曰有是乎立命撤屋開路自爾衢  
不絕後累有登科者溫人至今德之久之治办益無  
事間或會賓僚追文酒之樂繼以酌唱篇詠不日盈  
編軸好事者集成二十卷目曰永嘉唱和云罷郡時  
年才六十六遂有歸休之志上封告老以本官致仕  
聖咨早房士節出處進退不蘄苟得晚年通性命之  
理視死生窮達為一致故沒于榮利精力方強遽知

知止足遂鄉里即祖居為宴息之地是時昆弟罷郡  
退居數人相与游息山水間反于群从超然自適如  
是三年而絕州縣省謁十年而廢宴會撤筆硯十三  
年七十九年矣尽屏去服玩青編黃卷亦不復閱  
覽居常默坐世累都遣一日盥沐更衣就寢無一語  
嗒然而逝雖脱履蟬脱無傷于此時元祐八年冬十  
一月十三日也有遺書一編疏五十餘事处理家改  
至于歛歛之具喪葬之節賓客之礼子孫之戒纖悉  
無遺者門人某經叙其始末為往生錄烏呼達生悟

理神識不昧秦豫若是岂力孝行已自我得之者耶  
其性貞純茂孝友忠實雖勉厉敦修之有素抑所稟  
賦之本厚耶故嘉言美行為人称道者多矣少時嘗  
贊所為歌詩于范文正公謂其孤雁晚望二篇有  
古人風後以時政十事上韓魏公如錢幣監法之類  
皆見施行在天台日太守元章簡公待以僚友嘗曰  
如君文雅縣令淹方煩碎之務委之佐尉可也趙清  
猷公歸老过温其子夙方為侍貳公每戒之曰善事  
石君曾宣猷公杜正猷公嘗以在朝不及荐用為恨

現當時名公吳卿許与之言則人材可知也其著于  
筆札則有易論解經訓傳雜文歌詩摠七十卷藏以  
家見其書則孝術可知也室壽昌縣君王氏尚書屯  
田員外郎貴之女子男子五常州晉陵尉景霄早卒  
進士景需明州奉化尉景零天台令景雯鄉貢進士  
景震女子也七蘇州長州尉某庭實漳州陵川令王  
慶叟王南劔州將樂縣令江汝言進士張褫馬景文  
李景常虞芝皆其壻也諸子世孝景需就養不仕景  
雯踐父官諸壻業官鄉荐有聞孫二十五人曾孫七

人景霄等奉治命以紹聖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縣  
之九岩山某原家塋封域悉如遺書平日經畫之旨  
景雯自越千里之閩袖書與祠部君所述行錄見抵  
且板先君同榜之契丐文以表墓隨時予方有家故  
未遑屬稿中歲再至請益慤每念平昔與至咨遊甚  
久又嘗論天下士族知新昌之世且嘉孝嗣往復之  
懇思及述終之志可無紀乎業石氏系出青社唐季  
初祖某避地徙越因家新昌曾祖延俸仕錢氏為某  
官祖渥隱晦不仕父待用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孫居



越數世百餘年遺 聖代右文得以詩書教子弟天  
聖中世父待奔始擢進士第官至秘書丞自是登科  
者常不絕慶曆同時昆弟三人在途中而居顯仕者  
相踵枝葉繁衍以進士者又倍于向時嗚呼盛矣故  
志書之又係以碣銘云

孝元乎中行著乎外其有云為名稱必大在已所安  
存止進退及物之利中和惠愛任而知止終遠辱殆  
沒不怛化游神定泰鳥呼聖咨考履無悔善生安死  
令名如在

### 墓誌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孫公諱抃以嘉祐七年三  
月上封求解幾近觀觀拜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同群牧制置使後二年二月以疾謝不能朝乞上  
還所居官拜太子少傅致仕以其年十一月戊辰薨  
于春明坊居第薨後九月乃克塋于開封縣新里  
鄉之劉柴原寔治平三年七月癸酉也公之薨也天  
子以先帝執政臣賻卹甚厚為罷垂拱朝一日特

遣中使存問其家事又贈黃金百兩制贈太子太保  
陞其二子官一等一異姓親為齋郎有司業礼令集  
尚書官謚曰文懿其葬也諸孤議請銘于公堂所觀  
善者謂無若某厚某于是考察其言行功狀錄于石  
而納諸壙云公字夢得眉州眉山山人初名貫字道卿  
生五年而孝為詩往有警句傳于人嘗贊天謁成  
都尹凌策將以童子荐之頽其幼且孤而止後累奉  
進士更令諱天聖八年拔甲科擢大理評事通判絳  
州代遂試孝士院以太常丞直集英院判尚書祠部

遷開封府推官徙判三司開拆司又試中書以右正  
言知制誥慶曆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三遷其官至  
吏部郎中又帖其職為兼侍讀學士充史館修撰皇  
祐五年五月拜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在職二年  
上書曰臣無狀在閣臺無所補益願得一州以自試  
朝廷重違其誠而不忍使之去外乃授以孝士承旨  
兼侍讀修撰如旧又再遷其官礼部侍郎嘉祐五年  
四月程太保戡解樞密上念大臣數以言罷益艰其  
選用乃不以常次擢公為樞密副使不冬八月遂奉

預大政焉其別使自陞近職歷判登聞院檢院國子  
監太常寺兼禮儀昭文館尚書刑部吏部內銓都省  
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權知慶曆六年  
貢奉糾察在京刑獄提奉諸司庫務醴泉觀公事磨  
勘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課績出疆為契丹國信使  
其為中丞以憲臺綱紀百司又有言責故事不兼他  
職得請解審官自是以為著令踐二府同修樞密院  
中書時改記提舉三館秘閣書籍同詳經潤文公自  
登朝訖謝事揚歷顯劇通三十年惟兩服親喪解職

五歲自是不去朝廷特為 仁宗所器待嘗從容賜  
對語人君大体公對曰人君繼天保民惟兢慎勤儉  
任矣納諫故能享恭己之名而延卜年之慶他日又  
問求矣致治之道公曰方今天下所謂矣者陛下用  
之殆遍試願責其遠致毋以一事不效去之則人  
得盡其才而助成治道矣才是時上委政二府而宿  
望大臣在外者久不進用公意以此感悟上 忻然  
開納後聞公議事平恕之曰老成人所為固不同在  
兩禁十五年老意文翰語未嘗及朝政豈為中丞訪

天下事有不得于心則於章論列指切時病一無所  
避然其言遜而事顯不以傲訐為直欲人主信而易  
行以此多見听用內侍王守忠特恩遷領武寧軍節  
度制下諫官御史固爭不能得公最後上疏曰 太  
宗時王繼恩有軍功不過授宣政使令守忠信宿旧  
然無繼恩功而節度使將帥極任非特宣政之比若  
輕授之是弃祖宗之法也上即日退寢守忠命温成  
后之喪大建陵廟公言本朝宗廟事皆集三省議乃  
定請以付外如故事不報又合將御史求對面陳非

便至再拜以請上為改容遜請之其後罷立忌日去  
廟樂園陵使得更為監護葬事依公所啓也在二府  
雖不久而建言亦多坐謂承平世邊臣有勞不可以  
官賞恐微功者生事于夷狄三司使宜用敦厚有經  
術之人使寬天下財利苟以趣办應猝為任職則措  
克之患滋長矣諸公深以其言為然素喜荐士善論  
人物其荐御史得今河東經畧唐公介高陽安撫吳  
公中復皆一時之傑也公再領太常某時為博士數  
得接公論礼事每議下則使僚屬各陳其所見聞已

然後為之裁定以此知公之所存也公為人外易而  
而嚴內謹性至憂畏不妄既動既貴益甚人或訛其  
太過亦不為少懈至遇事有所陳則挺然若不可奪  
者然而一出悃款靡有緣飾故言似激而人主不以  
為忤性似介而士論不以為矯蓋其守也固則勢不  
能撓其嶷也誠則物莫之忌詩所謂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者公得之矣初陳恭公當固公嘗用翰林旧事  
屢見于中書已觸其怒後恭公復相公遽執憲又疏  
其強毅自任及妻張詒獄事廢置由已專取必非

大臣所宜為為者恭公由是罷政事及薨請謚有司  
博士初謚崇靈公執不可曰陳公方重不倚亦有過  
人者如此名則已甚矣易曰恭可也論雖久不決至  
請于朝廷又覆于尚書卒用公言為定于是士大夫  
稱公平允無遺莫者多矣自少好學通古今趣尚体  
要不以辨說為博洽每侍巡英閣進讀羣書至前代  
君臣亂亡禍敗之際皆所諱避不講者未嘗不反覆  
開陳欲人主洞見本末日書傳所以記此者正使後  
世以為戒故不敢略也文章質厚簡重自成一體蓋

似其為人，有集三十卷，目曰某集。公年六十九而請還政，親四有以年未至者，公曰：「強力而仕，不能則止，亦可勉乎？」于是得請休養。其家燕閒自適，卒以是年疾不起。前勉公者，乃嘆其知命深而信道果也。夫人王氏，累封某郡夫人，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歸里，豪生子者，又相嫁娶，願以寒士陳公。既貴而三家者，有來求昏，亦不拒之，又為之保任。其子若孫仕者，數人，子四人，珏國子，博士，佑甫，大理評事，早卒。詰林，並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適戎州夔道尉蒲猷，脚太。

子中舍鼓敏行，都官員外郎，勾諶，太常寺太祝，宋奉國孫七人，仕者二人。孫氏自吳將武，後世居富春，其族盛于江東，且千年來，去吳籍，至公之七世祖朴，乃徙長安，仕唐武宣世，掌西川杜棕書記，其子長孺，亦揖彭山，令卒官唐季，多故子孫，因家于眉山，以聚書治產，教子弟，親田疇為事，而眉人号其家曰書樓。孫氏然不仕，已四世，至公始脫，剛卧推生產，与諸兄而讀其家書，以奉進士，及貴，贈其曾祖諱燭為太子太保，祖諱珪為太子太傅，父諱著明為太子太師，三

世之配皆追封國太夫人可謂盛于西南矣而諸孤  
導奉遺誠卜塋開封不復西還其後又當著于開封  
乎唯公以儒生起遠方遭時得君自致公輔行于內  
信唯公造次必于儒者接人恭而尽誠居官靡有過  
事艰于進而勇于退卒就功名考終牖下爵位若是  
器艱業 若是行義若是皆宜銘：故吏賤曰銘也  
古之儒者孝然後仕語默弛張動必由義其行有常  
不孝不至：之唯難在公無愧公為述臣修潔謹純  
內備顧問進退循公：執風憲其言蹇：莊色于朝

匪躬之憚公貳台司天子之知寃至益戒力極而辭  
孰謂不為朝有正議孰謂進取進輒辭位爰始發蹤  
暨于考終視其所履無踰厥中匪積之厚爰德之充  
銘以昭之詔于無窮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予志孝之歲侍先政公官洪井因接江西諸彥頗能  
道江表士大夫之世曰唐李之訖四方豪傑與京都  
士欲往：避地江湖李氏能招携安輯之故當時人  
物之盛不減唐日而天風施及其後商蓋出唐郇公

禕之十一代孫濤遭天祐宗室之禍與其父間閩南  
竄流寓湘潭馬商以為衡陽令時濤之从兄郁為梁  
閣門使上言濤父子勦族湖外可哀詔商遣還京師  
仕後唐相漢祖曆晉周入 皇朝終官兵部尚書封  
莒國公号為名臣莒公之還也間道独行一子不能  
从遂由江南其裔孫曰宗誨因占數于南康之建昌  
縣生知 籍父產極道不求仕進鄉里号處士也  
生標水縣尉諱東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光祿生  
公諱常字公擇力學自喜多聞強識為文章敏捷初

若不經思慮及成屬寓深雅識者知其遠器也擢皇  
祐元年進士甲科歷鄞江二州推官权宣州觀察推  
官監漣水軍轉般倉年少處小官而方重自持不妄  
笑語上下敬憚之發運使揚佐欲荐改官公推先其  
友人則刘琦揚公嘆曰不見此風久矣乃并荐之琦  
後亦為御名名称当世秩滿改大理寺丞韓康公任  
三司使辟為檢法官從編校史館書籍 英宗即位  
命輔臣奉館職曾魯公以公名應詔召試學士院貼  
秘閣校理俄兼史館檢討王荆公輔政大詔改更法



令與公素為引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兼看詳  
中書條例並辭不拜判尚書考功由太常博士換  
右正言同主管國子監公事持始作新法諫官御史  
論列其非是皆斥不用公力詘詆之以為始建三司  
條例司云致天下之訟而善士猶或與之至于均輸  
青苗之法取息歛怨傳令經義天下固已大駭而善  
士不復興矣荆公遣其所親厚往喻意不听章十數  
上其言青苗尤切至詔使分析不从家居請罪者累  
月于是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州

又徙齊州齊素多盜公至痛懲父之論報无虛日而  
不少止他日得黥盜刺為郡兵使直事鈴下稍任使  
之因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官吏近捕  
及門禽一人以獻則免矣公乃令得歲盜之家皆燬  
破柱尽拔其根株自是姦不容匿境内遂清始公在  
江夏吳興政尚寬簡日与賓客縱酒嘯詠吏民安樂  
之郡以大治及為濟南頗峻文深詆郡亦大治由是  
人知其通疎適受所值無不可也是時河決灵平之  
溢山東諸郡公捍禦得其要領一郡獨免患部使者

以聞特詔獎諭徙淮南西路提点刑獄歷尚書祠部  
度支員外郎寄祿格行換朝散郎元豐六年召還試  
太常少卿公以言去國十餘載至是始歸士論莫不  
喜其復用既而以賊事陞付古奏閣雅上為改容及  
去猶目送之久遂賜三品服未几迁尚書禮部侍郎  
自少常轉謫曹時以為美擢後亦少繼者 今上即  
位進吏部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上七事曰康  
康耻存鄉奔別別守宰廢貪賍慎疑獄擇儒帥修役  
法規其目与當時所宜則公之志可見矣又案役法

差免二科折衷為書上之大意以為法無新陳便民  
者良法也論無彼此可久者確論也今使民俱出貲  
則貧者難辨俱出力則富者難堪蓋各從其類則庶  
幾可久也元祐赦恩蠲市易逋租不滿二百緡者除  
之公謂累息過其數亦宜勿收而復舒鄂諸州錢治  
与中宥市舶之法其後朝廷多行之逮今人以為便  
自朝奉大夫五迁至中大夫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  
龙圖閣直學士初河決小吳議者請開淤河分殺水  
怒自蘇村口截河為堤導還故处詔公往視之還奏

非便事未久決章至六七上執前奏不改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案如公議罷其役然河之患亦竟未息也其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學者所長其論省官請別自致因人而塗以觀其才實凡所言事多奪大休務在廣諫諍抑僥倖戒激訐其本之忠厚萬于世教嘗謂已之所見者有必得必入告于上纖悉不隱若其隨時所趣以排擊取合則不能也其自信如此故忠言密啓世莫得而傳焉罷職為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歲

月徙成都府行次陝郊暴疾卒于閬鄉縣傳舍寔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日也訃聞朝廷士大夫無不駭痛以為善人云亡國之不幸也公幼有至姓事親謹飭服喪居鄉遠近稱其行又仲兄布早卒事嫂張敬而前若視其子如已出自奉清約俸賜皆賙其族捐館之日家無贏貲上賻特厚妣某氏追号某郡太君初娶長沙狄氏襄陽主簿達度之女早卒追封某郡君遵度以文章顯名于宝元慶曆間名公皆推重之再娶新安魏氏光祿卿玟之女卒贈遂寧郡君又娶遂寧

之弟安封康郡子男四摠終揚州江都尉遠承事郎  
遠超立承務郎三女壻曰揚州江都主簿孫端亳州  
司戶恭軍卹楫封卹主簿黃琳教公風度凝遠與人  
交有恩意其所厚善者翰林李士蘇公轍子瞻倭黠  
齟齬而以詩酌答更相稱譽者嘗坐此而贖金孟親  
不悔少與高郵孫竟華老奇名俱為司空呂正獻公  
所知期以國器二人官伐趣舍大略都同數月之間  
相繼而逝人甚異之平生所為文章諸子集為尚若  
千卷藏于家少時讀書于廬山之五老峰下白石僧

舍後雖出任官而所抄書數千卷由山中如故号其  
号處曰李氏山房嘗曰生死必歸此其終也諸孤自  
聞鄉扶柩归南康時公之伯兄華為江南轉運使遂  
以其年十月丙午塋公建昌縣千秋原卒如其志其  
葬曰諸孤未請銘于与公遊三十年早同归寺又連  
姻萬論設無間然故知其所存尤恣大抵推誠接物  
進退有本末不為子：驚俗之行其所言于時有合  
有不合或以見抵而士論終以長者目之謂其遠大  
區量然官不出六尚書壽止六十四其所緼績不得

盡行于世嗚呼命也夫銘曰  
翼軫之精衡庠之靈鍾秀于人為時之英彼美公擇  
得其粹清氣直而知識遠而明濯纓江湖蕩滌仙瀛  
天子命之拾遺帝庭人訐戎橋政失吾爭既出復呂  
道直言行矣：奉常魏：貳卿帝用者曰擢司典刑  
坐籌省計執憲臺丞受通利獻替輸誠金華進讀  
疇嗟老成兩川遐守十騎徂征半途觀閔遂輟修程  
于嗟國器臨摯而傾三紀立朝便蕃寵榮五峯曰隱  
未忘始情生存華屋歿有佳城克終厥志表以斯銘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蕪魏公文集卷五十六

墓誌

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致仕李公墓誌銘

光祿卿葛公墓誌銘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張君諱大有字損之先世占教華陰自其

卷五十六

一

曾祖諱困避五代之亂于湖湘因家潭州遂為長沙人祖某三世自任官皆不過縣令州佐至君以天聖五年進士乙科一命為隨州節度推官翰林胥公偃荐監壽春茶場由明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澠池縣再迁太常博士河東都轉運使施公昌言奏辟簽書晉州判官事徙知忠州過都貽書抵宰相陳恭公以為大臣當如古人推轂天下士徒以絕謝賓客取公名非是以此選時而有司適言君在河東入糴不如法坐削一官監廬州酒未几會恩遂故秩最

最後簽書應天府判官公事是時予同在幕中接尊俎論古今從容談笑間以唱酬歌呼縱放纖介無所隱故尤相親厚嘗愛其為人疎爽豪傑有志于功名文章議論足以自表一時所至上官賴其能委之以輒為平寔其中無所私撓明州廣德湖漑溉之利由古然矣先時患民侵冒墾地太守李夷庠築大堤以限之歲久堤壞而冒畊者衆請奪淤益繁轉運使移君往案視得故迹而復之于是人均其利而訢謀自息其在澠池建學校以延諸生又治縣廨得二古鏡

寫之以補其邑之刀矛器械于是戒氣為之一新已而郭邈山盜起嘯聚陝洛間騷掠近邑獨不入緇境知有備故也留守范公雍喜其所為召見與語留數月不遣時久不雨邑之父老詣府訴災因請遠君既歸而雨作民益欢然有龙躡车自边成遠故過縣以事逗留不去民不知所為頗相驚擾君密畫計白府請捕治之卒伏辜而一道帖然君雖為小官每于朝廷政令大躋意有所得慨然忘其躬之卑遠而敢言也故諸公貴人多所尉薦幕府交辟焉初河東行鉄

錢君再疏極陳利害大略以官鈔有數而私寫無執恐終為民遠患自以言輕不足動朝廷又為歌詩四百言上之覲托民誼可以開悟于上其後果以不便罷去奏書 仁宗請擇宗室之英者建為皇嗣以系天下之望御史中丞王安簡公得其稿而竒之欲以為裡行而君節卒矣時皇祐四年八月某甲子也君既登朝贈其父国子博士娶同郡馮士号仁和縣君繼卞氏永安縣君一男子曰聃奉進士嘗試于春官三女子遠考功郎中鄭民憲進士周郁曾知微君卒



君卒後二十六年，以長興軍陳之才狀屬于予曰：先人之仕于時，官不過博士而壽止五十四，曾不得少究其才志。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夫人之喪，合葬于某山，且念知先人之深，無如公者，幸一言以銘之，遂為之銘曰：

少而才，今將有為，壯而仕，今遊所知，才信美，兮生孔時，命不究，今進則違，屬風力兮排雲霓，買其良兮售不疑，抗直論兮通天，拜忽焉逝兮吁可悲。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錢塘蔡君子難以慶曆二年擢進士第，起家為應天府穀熟縣尉，再調房州司法，參軍監亳州酒稅，移宿州蘄縣令，改泰州觀察，推同以銓課轉大理寺丞，監建州都茶場，再遷殿中丞，太常博士，監在京雜買務，知開封府襄邑縣，名充編修樞密院例策，歷尚書員外郎。以戢方知泰州，服父喪去位。既外除矣，以熙寧六年四月甲子寢疾，終于家。卜明年十一月丁酉，遂葬富陽縣之仙山鄉瑞相原。君年五十二，諱某子，雜其字也。少授安定先生胡翼之學，經術尤長。于春秋

同門生丹陽姚闢嘗以三傳異議數十事探索其有  
無終日應荅疊、不窮闢曰安定之學尽于此矣及  
授事任則專意文法簿書之務纖悉靡遺辯論上官  
前一無避憚至于不可屈而後已初在穀熟予適為  
南京從事每見其邑文移精詳有理致屢持以白府  
上中滯訟疑獄數以委之于朋僚中特親厚予嘗察  
其所趣舍操守甚悉且曰士之所以貴于學者蓋在  
適于時而有用也然古之人不患無時而患無知己  
者蓋欲其道有所信而不愧得苟耳予以是知其有

志于事業而不為陸上者也是時故相杜祁公退居  
睢陽君以文章謁之一見嗟賞待以异礼留守觀文  
王安簡公嘗謂君曰祁公時所欽屬數道吾子之美  
子其勉之君既遇知已益自慎重由是當位者多稱  
薦之自酒官至編修凡七命皆從辟舉非由有司遠  
擬也今叅知政事王公北都留守文潞公太師張丞  
相故相梁侍中翰林沈文通樞直何公南皆所荐者  
而襄邑實用予言領命梁公張公又以秦庭雲僚連  
荐儒館之職朝廷再藉其名矣樞密府爵賞威刑之

出動循故事國朝百年已行業州所謂例者以萬數  
或一事數例或徒其文而無定論并時引用去取往  
先出吏手故前後雜擇才能士付之編輯有年數  
矣君至則區別類例日料十數事質于諸公著其可  
行者為令其重複無用者一切刪置甫四年而就緒  
凡得四百餘秩其別有開寗兵目暨驛馬令又被旨  
兼檢閱 英宗一朝樞府故事送編修實祿院書成  
再奏御詔賜金幣仍改五品服章以寗前勞特陞秩  
一等白俾再任會御史言省冗官者編修其一也而

而君前此以便親請外官已得海陵矣曰謂同僚曰  
此局必不應廢未几二府置屬官益兼編修條例如  
其言治平四年秋夏國主東常遣使朝貢京師官稱  
不与當年類既錫宴則欲叙官就席君時為押伴毅  
然責以屬國之陪臣之禮當偃蹇若是耶其使懣息  
遂坐上丞相聞之皆曰善治郡政尚嚴整事無剽易  
一出于已每憲重囚則燕居審訊尽恟怖求其所以  
生之或詆曰彼罪當辟欲生之其可得于既不能生  
之徒引日月何益也君曰獄情至隱難見一成不可

復令使之辭窮且知無枉則死者與吾兩無憾矣民  
有坐教令毆人而過誤致死者情得覆獄于朝刑等  
疑非實然再移旁郡又移別路皆不能易初劾一辭  
卒从未減訟者乃知其下無冤民也于時農田使者  
督察郡縣求民疾苦而興置之君預條其利害可行  
不可行者待其至使之財擇上不違新書期會下無  
擾民趣办之弊人便其政至本州邀憲臺願再留君  
三年以終其賜監司第課為淮南諸郡最君既明于  
世務而慷慨敢言為編修時樞府諸公嘗詢以兵要

輒隨問啓畫深見听納故留在我最久當時臺閣文  
學之士亦多與之游移而喜听其論議若毗陵錢君  
倚臨川裴如晦陳留孫聖塗並稱其才適時用然才  
一施之州郡其效已見使之年且久則其風力必復  
有過人者耶父諱某以君登朝泊郊需恩三遷太子  
中允賜緋魚袋其卒也集矣校理刘君贛甫為之銘  
矣始中允君在吳祿善士能殖生產教子弟至君而  
弃其家事篤志于學問家之餘贊常推以賑親戚之  
不能婚葬者平居不妄出入与过從者亦寡或問其

其故答曰省事遂怨于已足矣所為文章論議尤多  
自集為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曰仁和縣君同郡孫氏  
女也生男子二長曰彥輔奔進士次曰彥弼齒始稚  
矣女子二一適永康縣尉邱沆一幼未從人去年春  
予罷東陽守過錢塘見君之病止謂予曰某起白屋  
遭時得科第仕宦凡三十年以朝郎典近州不為不  
遇也今日之疾草矣念今相知莫如公厚如不朽之  
事敢以為託予色然頷其咲談如平生無他苦但勉  
以事力而去後二月果有訃至乃知其神宇素定不

但生死豈力學信道之有素者歟後又得其孤洎壻  
之狀請銘以成逝者之志義不得謝因為之銘曰  
君生錢塘氣溫質良佩服儒雅周旋吏方君墓富陽  
山仙故鄉神箴既固澤施弥長名在士林惠及海旁  
載此諱遺後刻此陰堂

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誌銘

許之郵成有儒學之老曰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掌公  
諱禹錫字唐卿起布衣取進士第補吏州郡以外臺  
保任試四才俱優改大理寺丞故觀文殿學士丁文

簡公薦為侍御史故相社正猷公荐試李士院帖館  
閣職凡任四十六年七十五由太子賓客遷貳卿  
謝事遠里中居二年而卒自結綬訖掛冠公私未嘗  
有小過失以壽終鄉閭君子以為行完而福茂宜有  
銘矣惟掌氏先出黃帝任姓之後魯有大夫党氏者  
其別祖也党掌者近故後世以党稱而著者二族其  
一居琅瑯曰掌同仕晉為顯官一居燉煌曰掌執前  
燕時封遂興侯公琅瑯之裔也占世齊之禹城曾高  
以來未有顯者皇考諱宣始以明經起家官至殿中

丞贈其父諱廷璋大理評事殿中君既仕而徙家鄆  
城因著藉其邑及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公之始官歷  
勒道二司州理恭軍改秩知亳州鹿邑滑州胙城二  
縣通判安并二州知廬州未行畝為御史出提点河  
東諸州刑獄公事入館閣以兵部員外郎為集矣校  
理以刑部郎中廷直集矣院兼崇文檢檢討至先祿  
卿改直秘閣兩為三司度支判官徙判都憑由理欠  
司出省管勾國子監判司農寺同判太常寺兼禮儀  
儀事公少自刻勵力學以進取既為吏則益持其操

檢故所居以幹廉聞倅并門日故太子太傅李康靖  
公泊杜正猷公相繼為守為之祿譽于朝由此名益  
顯景祐四年冬并忻地震民墊覆而死者什二三公  
以朝命業視其寔賻死者而賜生者人用安輯其為  
御史論事務大体而畧細故方是時元昊反大議入  
討公疏歷代禦戎周宣薄伐得為漢武遠討為失且  
言今為之畫宜省騎兵增步卒以固圉于內然後誘  
諸羗籍以眾其侵擾于外不三三年狂虜之頸可坐  
而羈係矣明年三月有黑風晝晦冥之异公援鴻範

傳五沴侵陵之說以為此應西賊蓄銳必圖內侵望  
敕守臣先事為備未几賊救金明羗帥李士彬覆其  
族而去請公急遣使者持書存拊其餘眾其援兵  
不救者望正軍法以固諸羗之心通判延州計用章  
坐逗撓軍事下獄流嶺南既而經畧判官田京尹洙  
亦坐叅謀失律降通判公合諸御史共論其事以謂  
用章之貶所以重者推劾尽文法之过也京等之責  
所以薄者特旨本明恕之恩也幸彼用章內地則仁  
恩之施溥矣用章卒得放還又論奔边任官同罪非

是曰親民錢穀之吏所以同罪者責其庶隅也用兵之法或使貪愚豈皆清方之士望令舉者但保明其材武則翹勇之人皆出而為用也其為提点刑獄奉詔募河東民為宣毅兵得二万七千人調鄉民為義勇得七萬二千人皆教以兵技不數月而軍律用繫公課責之嚴也慶曆三年冬大河水合邏者曰虜騎旦夕徑度矣朝廷患之命公護役鑿即時通流邊人賴之觀公之言與其施設豈特不為者然以刻意儒李不喜外官頗用此留滯終老文館而中心裕如

如此讀書无所擇經史之外至于五行星曆占筮地理百家之說世有傳者無不鑽鑿求通皆推習畧藏書萬餘卷忧患不足月購歲閱志不少怠嘗謂繙討書傳最為樂事一有合意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辟難知之事以穷其孝之深淺公皆推本其自出以示之未有見者累日晷究至忠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雅為陳恭公器重當國日嘗召至中書謂曰上知君有孝問故授以祭器之酒任他日被旨與故翰林王公洙同進皇祐方



域圖志既成五十卷上之王公奏畧曰並是掌其討  
論辨証非臣敢冒均其能 仁宗面加褒語再命給  
圖置便坐繼有金紫繒幣之賜是後刪修地理新書  
重纂類篇補注神農編撰本州圖經公皆在其選三  
為開封府國子齋解官所試詩賦論題必擇奇奧人  
不經意者由是士子望風畏憚至目為有難題掌公  
然考覈精審得人為最多故將作監丞楊寘今直集  
矣院孫覿皆其所取解頭也再為殿試編緋官預賜  
御書文偏考校字即日上詩林謝優詔獎答其著述

藏于家者文集二十卷晉陽刀筆六卷郡國手鑑一  
卷周易雜解十卷公為人踈濶與人言率直無緣飾  
初不知者謂為矯偽久而乃察其誠心無他人也惟  
皇兢慎居常懦、恐若有失在朝二十餘年非疾病  
恠恤未嘗移告當朝趨日則聞鐘声而起未辨色而  
立馬闕門之側所蒞官局不以闕劄日必一往雖和  
寒盛夏大風雨雪率以為常非公事足不厯杖要門  
歲時禮慶則先至一謁而罷僕史知指是日往、不  
戒而集其奉動有常奉已廉約衣服飲食一如布素

時家無妻媵窮操几案之事人或飢其刻苦公亦不為改平生為好推命之符自述周易流演遁甲而一卷以言人生受天窮通一出于命毫髮不可逃嘗推之之見生演其說為一卷曰年庚寅月庚辰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婦妹困震所謂初中末三卦者也以世應无伏納甲五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餘半祿秩算數休咎于是矣贊奠之前出其書以置枕旁遂易簣為後予取而視之雖不盡通其說然所書乃公中年時手筆推考始卒

盡不謬焉嗚呼可謂信道術而能委順者耶公四娶周氏張氏盛氏危氏而盛氏故太保肅公文之女危氏故翰林蒙之孫女建封內黃郡君先一年而歿生五男世基世京並早亡世康和州防禦推官世程太常氏奉禮郎世衡大理評事七女子五皆從人而亡一遼殿中丞文彥璋一適某軍節度推官葛劉孫十四人而五已仕子孫皆傳家李勤吏事以持守其門戶積善之慶于是乎見矣公于公先人天禧中進士同年也而其自皇祐以來辱在館閣接公几研且十

餘年又得與世衡為姻婭故諸孝嗣以紀述見屬義  
不得辭比塋之日以斯銘納諸壙中蓋熙寧元年八  
月某日甲子也其地則汝州鄉何延原先塋之次也  
其合祔四夫人之柩也其銘曰

士所以學貴乎博通潛心聖美稽求大中得其本原  
治心養性探其枝葉保躬完行有如唐卿其志于是  
浹洽羣言沈酣中親既仕臺閣亦履通班不祈苟進  
卒老編研人謂之迂曰吾所好人訖其陋曾不改操  
今矣夫餘風可導來者不知斯銘以來

先祿卿葛公墓誌銘

葛羸姓出皋陶後以國為氏或曰與琅琊諸葛同族  
至漢晉有顯者仙翁稚川皆以道德稱于時、人以  
為神仙其後世居丹陽公蓋丹陽之系遠祖自新安  
徙新定至今為建德人祖贈太常丞諱某寬厚樂施  
志以先世田宅推諸族人獨營郡之東山甲第以延  
接士人賓客使諸子從學焉父諱昂由進士起家為  
興化軍莆田尉充館閣校勘終尚書祠部員外郎集  
美校理累贈戶部尚書公諱宏字子容少年以名字

子袂菟文一上擢天聖五年甲科當時大夫之知者  
即以世職期之景祐中予初涉場屋見公以文編贊  
先公、謂某曰此該洽士尔宜从之游自是相與  
往還情好莫逆故其出家闕閱得而志之慶曆二年  
先公知貢舉與諸同僚奏辟公為点檢試卷官時故  
叅知政事吳正肅公亦在貢部知公尤深既而合當  
塗貴人數公剗削祿荐乞試有日矣而以蒙山之累  
止得升秩初公娶建陽陳氏故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商之女殿中侍御史洙之妹赴官蒙山道梧江暴得

瘴疠發狂自溺陳宗意其護視不如方死非其所自  
嵩南奪二从婢归榜掠以求寬狀卒無彷彿殿中為  
之左右寬譬親意終不可解会御史章頻出為本道  
轉運使將案其事而無可驗者因謫公所部賣買小  
不如法坐是免官其後公卿間皆知出于捃摭為上  
章論辨者又數十人凡三十年而大司徒魏國公方  
當国以犹為枉遂得滌叙緋衣銀魚不闕荐奉法  
然有荐監司者垂得移旨復以前累而訟格遂卒不  
偶焉公始解褐為大理評事知信州上饒縣親獲強

冠當改服章以不欲自言而止尋徙知蒙州既罷官  
監在京葯密課庫出知婺州蘭溪縣移知化州轉本  
寺殿中丞太常博士通判常州歷尚書屯田都官職  
方三曹員外郎中用召試恩堂除知江陰軍始至  
以盜寇梗江陰奏增黃沒落流二巡檢以搃賊衝因  
事名其党類謂曰捕吏既密犯則不可解矣若輩有  
田者可以歸耕游手者可以易業衆以信服犯者為  
稀少及代去有唐吳者率江民市黃甘綠橘越境外  
以謝公使驚之為歸糧又口占五字詩以遺之且有

犢帶牛之功明年積潦害田自午卸堰至黃田漭徹  
大江四十里大議疏導料民丁充役募里豪得粟得  
二萬斛以舖給之不日而功集餘粟尚數千斛又為  
奏留以資後來河役軍守圭田比他郡特厚公謂上  
少租重取之無名所得凡七百斛悉輸之官庾或謂  
大廩近名曰吾以免過耳以治最遠知潤州西津巡  
檢卒因襲盜寇匿商人財其主將太上御名訟羣卒反側  
不自安公知使謂曰事有失誤能償其財足矣衆意  
乃定廷太常少卿光祿卿連知漳台二州漳潮之間

素多寇暴公為嚴警侯募勇敢士與巡捕吏約期必禽之屬劇有連貴要之戚者而失期公立案以法郝賊望風破散天台歲苦水災每洪蕪則漂蕩民舍雖有泔水臺城斗門而緩急不能易禦公至則相其地勢曰此高下不相直耳命工鑿山石增培臺基峻導溝泮民皆便之後郡守吳可貽箋書于公曰台人二年無水憂前政之惠也觀此可以見治效矣臨海尉舒真自逐羣盜手刃相捍者監司以為專救欲寘之辟公力為直之至移鞠他郡亦不能奪其推心平恕

又可知也然性介近狷又過謹畏與人接其意本勤然有終日相对或不交一言及過同好則至誠恂幅談論壘壘通昔不厭故不知者謂其有城府往待之如仇敵卒用此坐護謗

太上

轉運使

謂台不治倉猝按部至郡留半月求其所以不治狀無毫毛私匿才得本岸修苑官船及公帑市外縣海物二事劾奏之大理當狀九十公坐逐以本官致仕公平生喜讀書傳寫對雝無有宏歲所蓄几萬卷常以自隨遠官閩廣嶠岨山陸間亦未嘗置之初罷